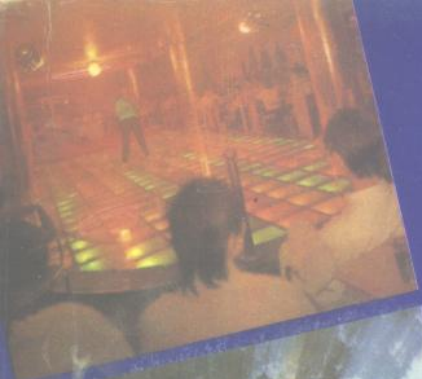


暴发户？ 消费狂？ 新白相人？

——来自上海
某些角落
的见闻

纪实文学丛书

范幼元 著



纪实文学丛书

831



200302305

暴发户？ 消费狂？ 新白相人？

来自
上海某些角落

的见闻
范幼元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(沪)新登字 103 号

责任编辑：陈 征

封面设计：陆震伟

暴发户？消费狂？新白相人？

——来自上海某些角落的见闻

范幼元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（上海绍兴路74号）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5 插页 2 字数 85,000

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,000册

ISBN 7-5321-0874-0/I·687 定价：2.35元

0134/01

编者言

在改革开放初期,由于经济、法律的制度尚不够完善,加上社会、历史多方面的原因,产生了这个特定时期的畸形儿:暴发户、消费狂、新白相人——上海人俏皮而幽默地称为“模子”,是不足为奇的。这是特定时期社会现实的小小的侧面,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小小的逆流,因此反映这种社会现象,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。

本书作者是一位年轻记者,这些年走南闯北见着不少勤劳致富、合法致富的“人皆可楷”的典型,也见着不少追逐金钱、及时行乐、醉生梦死的“模子”者——虽然还鲜为人知。正如作者所说,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存在,好的需褒扬,坏的要贬斥,这是一个记者的职责。因而当作者的笔触为我们描述生活中的这些暴发户、消费狂、新白相人时,不仅视野和生活面比较广阔,而且在生动、活泼的行文中时时有讽刺和挖苦,表现了一种应有的爱憎。

总之,本书对于人们了解社会,提供了一些新鲜的资料,启迪人们思考。

目 录

引 子.....	(1)
第一章 穷极奢华.....	(10)
●名牌世界	
●人生处处皆风流	
●豪赌	
第二章 利之所在.....	(31)
●“鹰冠庄园”的主人	
●高利贷者“高老头”	
●躺在“海”上的人	
第三章 当代买办.....	(52)
●为“洋钱”而战	
●亦阴亦阳的代理人	
第四章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.....	(65)
●站“烱”女和马路歌女	
●“且住”酒吧的独身女	
●风流女老板	
●太太或情妇	
第五章 黑道“好汉”.....	(89)
●黑吃黑	

●绑架“卡拉扬”

●“舵大哥”的华诞

第六章 洋混儿…………… (110)

●斩“洋冲头”

●混“洋生意”

●混个“洋妈妈”

第七章 王者与霸者…………… (124)

●“垃圾王国”及国王

●包工头的麻将战

●糖霸

第八章 投机魔主…………… (139)

●股市“过江龙”

●倒房大爷

●纸便是钱

引 子

黑夜与白天：两个一掷千金的故事

似乎没有办法证实这两个故事的真实性，能叙述的只是事件的本身。希望它们不过分地刺激读者的感官，事实上这肯定会给读者带来一种难以言喻的沉痛和忧思。

那是公元1990年9月的一天。我们这座城市摆脱了白昼的喧嚣迎来了夜色温柔的璀璨，代表着上海繁华的几条著名马路代表性地华灯齐放。路上锃亮的小轿车穿梭如流星，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舞厅酒吧，闪烁的霓虹灯幽光迷人，变幻的乐曲轻柔宜人。

夜色沉沉，酒不醉人人自醉。都市翘翘迎来了他们的黄金时刻，粉墨登场。

A 舞厅 上海一流舞男舞女们心目中的圣地。这里没有通常在舞厅外面游弋狩猎的时髦女郎，也没有手持舞票眼中闪烁着艳遇渴望的男士。倘没有腰缠万贯的实力，没有豪气干云的气派，单是舞厅那扇茶色大门，就足以让一般人望而却步。舞客们都

知道，A舞厅是一种身价，是一种品级，上海滩上亚一流的舞客们莫不为在此跳上一二三四而梦寐以求。

此刻，在充满了意大利式田野风味的舞厅里，几十对竭力装扮着风度气派的绅男淑女，舞姿翩翩，洋洋自得。

夜12点，在通常的高潮时刻，出现了一个决非“通常”的高潮。一曲既罢，舞男舞女们正扭动腰肢步向各自的座位，舞厅经理却出现在本该属于歌手的话筒前。他带着谦恭和漠然的微笑，请了一位年轻先生和一位漂亮小姐站在身边，一则带有爆炸性的消息即将公布：

“各位小姐，各位先生，我非常荣幸地告诉大家，今天是蒋小姐和叶先生相识一周年的日子。为了纪念这罗曼蒂克的一天，叶先生已将今晚各位的费用全包了。请诸位尽情同乐！”

舞厅里响起了热烈但有节制的掌声。年轻的叶先生自以为很有绅士风度地朝大家弯腰施礼，伴着十八世纪的西欧宫廷舞曲，他拉着蒋小姐滑入舞池。可以看得出，叶先生的微笑是傲然的满足，蒋小姐的微笑是陶醉的喜悦，众舞客的微笑是嫉妒的掩饰。在这个世界里，谁都想玩得漂亮，谁都追逐着自己能胜人一筹。事实上，这也是众舞客热衷A舞厅的唯一目的。

这个超一流舞厅的门票为30元兑币一张，最便

宜的橙汁饮料为20元兑币一杯。包下A舞厅一个晚上的花费，究竟该多少钱？每月挣200元大团结的工薪阶层肯定难以想象，也肯定会吃惊于这种所谓的“派头”。

时光倒流，前溯三年，一个春光明媚太阳娇柔的白昼。一个同样引人咋舌的故事发生了。在上海南部某新村一幢普通五层楼工房里，一群中学老同学们正在聚会，人不多，不到20个。一杯清茶，海阔天空。席间有人谈到广州和深圳，说起了那里的开放，那里的异趣风情。

“真该到那里去开开眼界。”有人心驰神往地感叹着。广州、深圳，长途漫漫，若非公出，若非做生意，平民百姓怕没几个掏得出这笔“开开眼界”的费用。

“这有何难，去一次就是了。开销我来出。”

这时候，响起了一个冷冷的声音，带着明显的不以为然。于是老同学们注意到了一声不响的他。事实上在从前中学时代他也是一声不响地不引人注目。他是那样的默默无闻，即便是这次老同学聚会也没多少人注意到他的存在。

现在却一鸣惊人了。人们都望着他，当然眼神是怀疑的。

他站了起来，故作潇洒地发了一圈“健牌”香烟，不动声色地说：“我正想去深圳逛逛，如在座诸位赏

光同游，就请大家议一议，我们是乘飞机呢还是坐火车。再有嘛，大家定个时间。”

满座皆惊。人们发现该重新认识他了。他确已今非昔比，一身毕挺的名牌西装便证明他不同凡响。顿时，这次同学们的聚会议题便一下子转到他身上，——他继承了大笔遗产，多得用不完。在他塞满了钞票的脑子里，唯一的念头便是如何炫耀。他自不会放弃这次能让他大展“风光”的机会。

一个月后，这场花钱如流水的游览，在气吞山河般的气派中结束。所有的参加者都在住宾馆、坐轿车、乘飞机的种种豪华中，得到了十二万分满足和开心。谁说“为富不仁”？咱们这位“小开”，实在是“仁”得可以！

其实，在人们惊叹于上述两个一掷千金的故事时，上海种种稀奇古怪的消费形式和消费人，正在不分黑夜白天地出现，令人眼花缭乱。

路易Ⅷ、人头马、海涅根；

斯莱辛格、依阿多娜、阿迪达斯；

镭射、激光、卡拉OK……

这许许多多层出不穷的怪字眼，从前谁听说过？现在又有多少人搞得清？

一瓶路易Ⅷ酒，值500美元；

一只斯莱辛格网球拍，值200元人民币；

一张镭射入场券，值36元兑币……

我们还可以更普遍地求证这种来势汹汹的消费“新浪潮”，不妨摘录几条见诸报端的“新闻”。

1989年8月11日《青年报》：向来鲜人问津的高档时装买主日多。九江路一家个体时装店内，一女青年以150元的高价买下一件短袖衬衫；华联商厦售价达250元的套裙，刚上柜即被争购一空；西伯利亚皮革行数千元一件的皮衣，也时有买主光顾。

1990年9月2日《新民晚报》：南国的“生猛海鲜”风靡上海。什么英国女皇品尝过的石斑鱼、青口、红斑和会咬人的油鲢鱼；三角铲般的贝类鲜带子；满身斑纹的花蟹等等，这些见所未见的东西，“只只飞机乘来，全部活蹦乱跳”，自然价格也高得惊人。有三个人在金门酒家，一餐吃去了600元；扬子海鲜馆的菜单上，其中一盆开价240元！而高价海鲜的品尝者，绝大多数是自己掏钱的。

1990年9月5日《解放日报》：豪华理发店人满为患。店堂里川流不息的女宾绝大多数是衣着时髦、浑身珠光宝气的“有钱人”。她们晚上要过夜生活，每天上午睡好

懒觉后，下午就到理发店来美容、做头发，一泡就是半天。这里的价目，从吹头发3.80元到纹眼线94元，各种档次都有。而每个时髦女郎在一只头上的消费，至少在百元以上。

真所谓“万国笙歌醉太平”。

同时，上海的各类高档消费场所也如“雨后春笋”。1989年，上海的舞厅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：360多家。1990年，上海光是个体酒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准酒吧，也多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：6600余家。林立上海的豪华宾馆又有十数家“开张志喜”：波特曼、锦沧文华、扬子江、太平洋等等。曾领尽风骚的华亭和静安希尔顿不再是一枝独秀或二花并蒂。

上海的黑夜与白天确实让人们陌生起来，陌生得难以理解。从千金一掷的阔佬到“路易Ⅺ”之类的怪名词；从“生猛海鲜”之类的口腹之欲到随处可见的各种豪华所在，以及穿行于这座城市的锃亮小汽车；男士西装革履风度翩翩，女士唇红眼黛裙裾如水，还有香港歌星谭咏麟到处飘扬的“卡拉永远OK”……

是惊是叹？是喜是悲？是赞是骂？显然这个消费世界并不属于大众，驾轻就熟沉湎其间的是另一

类。

1990年6月，联邦德国的《法兰克福汇报》上登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，题目是“上海的卡拉OK客人几乎全是新的富有者”。这里不妨摘录其中的两段：

……能够进入梦幻般世界的只是少数人。一张入场券要人民币30至40元，各酒吧价格有高有低。这相当于中国人月均收入的三分之一。一杯啤酒要10元，这种价格在中国是过高了。在酒吧买一盒外烟也要这种价格。尽管如此，卡拉OK每晚都是座无虚席。……卡拉OK大部分客人不是一般百姓，而是个体商贩。上海人称这些人是“挣大钱的”，是中国社会中的新富。他们戴昂贵的手表、金戒指，裤带上别着遥控器。这些都成了新富们的外表特征。在“挣大钱的人”周围有穿着华丽的漂亮姑娘。女服务员也不厌恶这些富人们的邀请。

“新富”正是如此。这位叫科隆克的联邦德国记者的观察和揭示是深刻的、令人置信的。而上海人对于这些“新富”们，有一个充满海派式调侃的称呼：“模子”！

“模子”这个词从何而来，怕是谁都搞不清。但

从他们在生活中的行为，“模子”又分为：“打仗模子”，专指在马路倒卖外汇、炒股票、贩黄货等等的弟兄们；“生意模子”，指卖空买空、投机倒卖之徒；“差头模子”，指那些开轿车挣大钱的个体户；“煤饼模子”，指卖淫女性；“消费模子”，指那些舞厅常客、酒吧老主顾，专事吃喝玩乐的一群。但各类“模子”又有明显高低等级之别。最一般的称为“里弄模子”，略胜一筹的是“街道模子”、“区级模子”。最高级可以领上海之风骚的，则为“市级模子”，还有特级超一流的，便是“国际模子”了。

我们这里要叙述的是那些“新富”，那些市级或超市级的“消费模子”。作为一种存在，他们是社会的浊流、人生的腐化、道义的叛逆和理性的没落。

旧上海曾经有所谓的“白相人”。

国外有所谓的“贵族世家”。

今日的上海“新富”们兼白相人和贵族之长而有之。

八十年代中期，上海《解放日报》的一篇报道曾轰动全国，被评为“好新闻”。报道内容在今天仍让人忍俊不禁：

上海不少的寻常百姓，倾其所有买回了冰箱但用不起，在里头放上一碟咸菜、半碗青菜酱瓜；买回了洗衣机也不敢用，便将洗衣桶作了盛米缸！

如果我们从这种令人可怜的“超前消费”角度，是无法理解今天这些“消费模子”的“富有”。下面这则报道又从另一个角度给了我们提示：

一位小商贩在茂名路附近一家酒吧门口放声痛哭。原因是他请了两位客人吃饭，一餐用了700元。付帐时，小贩碍于面子只好倾其所有。送走客人，他倚着酒吧的豪华门墙肉痛不已、珠泪滚滚。

这种“被斩”的心理，也是无法理解“消费模子”的奢侈。

我们就从“黑夜与白天”，这两个一掷千金的故事开始吧。

第一章 穷极奢华

衣华服、食美味、居楼宇、行轿车。在人类当代生活的四大要素方面，“摸子”们显出了惊人的恣意纵情、奢欲无度、放浪形骸和挥金如土。他们正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闻所未闻。

宽敞的店堂、熙攘的人流，一家专售皮货的名店迎来了一天中最繁忙的时刻。

她就在这时水蛇般扭入了大厅。她飘浮的目光很显然的与众不同：对二三百元一件的皮夹克柜台一掠而过；六七百元一件的中档皮货柜也没能将她目光留住三秒钟。最后，她踱到了千元以上的高档柜前。她的刻意装扮的姿态，一身名贵的羊绒时装，立即引起了售货小姐的兴趣。

“小姐，您想要些什么？黄狼皮短上衣？质地好，价格适中。”

售货小姐自以为很懂顾客心理，很有礼貌地介绍。

“不，谢谢。”

她轻轻道，声音带着明显的傲然。随后，她仿佛很不经意地挥挥手，满手指的钻戒在灯光下熠熠发光：“我要这个。”

那是一件水貂皮大衣，售价8900元。售货小姐微微一怔。

“我可以试穿一下吗？”

非常的合体，仿佛这件水貂皮大衣是为她定制的。她很有点喜形于色。

“很好。就袖子好像长了些。”

售货小姐在赞赏之余随口说了一句。她打开手提包拿钱的手停止了动作：“是吗？那我回去商量一下。”

售货小姐万分懊恼，因为自己随口一句话丢了一笔大生意。

但是第二天她又来了，因为她知道了皮大衣的袖子应该长一点。而仅仅一夜之隔，因为连日的生意清淡，貂皮大衣的售价跌到了8100元。

“我一句话替你省了800元。”售货小姐开玩笑地说。

“你说得对。清等一下。”

她转身出去了。五分钟后，她又回来，手里拎着沉甸甸一大箱子巧克力。

“谢谢你。请帮我将巧克力分给你的朋友们。”

同时，她将一张百元面额的人民币塞到了售货